

金陵梵刹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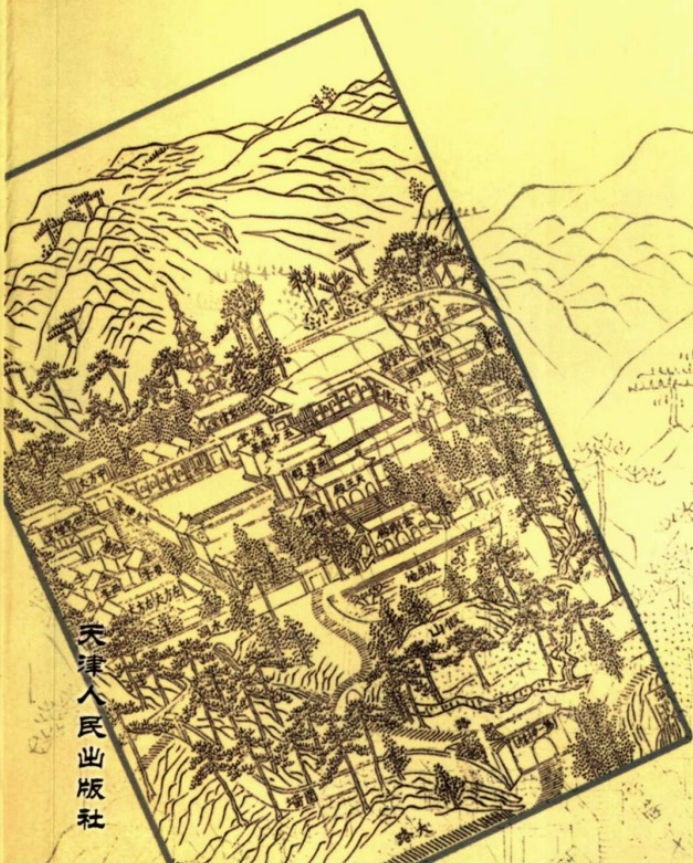
上

明·葛寅亮撰

何孝荣点校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资助项目

天津人民出版社



金陵梵刹志

上

明·葛寅亮 撰

何孝荣 点校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平書局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梵刹志/(明)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201-05616-6

I. 金… II. ①葛…②何… III. 佛教—寺庙—简介—南
京市 IV. B947.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262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9 × 1194 毫米 32 开本 28.875 印张 4 插页

字数: 650 千字 印数: 1-3,000

定 价: 86.00 元



点校说明

一

《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明葛寅亮撰。

葛寅亮(1570—1646)，字水鉴，号杞瞻，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父大成，任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丞，寅亮随至闽，读书武夷山中。万历二十八年(1600)，中浙江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迁祠祭司郎中。寅亮在任，日夕循令甲以率其职。他为“靖难”后不肯降附的“殉国名臣”平反昭雪，疏请修拓黄观、方孝孺祠，将被罚入乐籍的牛景先后人给照除名，复姓从良。他又为南京诸佛寺清田定租，订立各项制度。不久，因事告去。筑室南屏山麓，讲学西湖南之萧寺，从游者多四方名士。

万历三十九年，起为江西右参议，兵备九江。九江税使李道恣意盘剥商民，势焰猖獗，地方官员惧而莫敢问。寅亮至，即榜张其弊蠹，仍条关款，檄道举行；执其帮凶打手，首恶论罪，分谨守者百余人为二番，更听约束，李道势焰始稍收敛。次年，当地饥，寅亮出三府公费数百金，并贷关使者千金，遣官告籴湖襄，以平价粜。他又创建书院、社学，倡兴教育；开城门，筑堤建桥，设闸浚塘。升参政。既而，移疾去，行李一肩而已。

万历四十四年三月，起为湖广提学副使。杜绝请谒，所至与诸生讲学不倦。拔诸生必覆试，虑童生有遗珠，复令司理简阅，称名督学。性耿直，不愿考试作弊，得罪大僚。四十六年十月，遭降

级。寅亮以病为由，挂冠而去。仍讲学湖南，从游者日益众。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刑部侍郎邹元标疏荐，称其为济世长才，岂宜长因林皋？二年四月，升任左都御史的邹元标再次疏荐寅亮，并称迩年以京察锢人，正直官员多以朋党受锢。寅亮感激邹元标疏荐，但回书否认自己因朋党而被斥。五月，寅亮降为福建按察僉事，分司水利道。他廉洁无私，竭力公家，不避劳远。疏浚省会内河，人称葛公河。参与驱逐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的战斗，戮力同心，立下功劳。五年六月，升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兵巡荆南道。寻降为湖广按察僉事。五年九月，升为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管屯盐事务。后转提学。公明严正，品题允当，私宴尽绝。

天启六年十月，升为南京尚宝司卿。崇祯元年(1628)正月，上疏抨击权阉魏忠贤擅政以来，朝中升、荫、加衔官泛滥，成规大坏，奏准厘其尤甚者。寻又告去。崇祯四年七月，起尚宝司卿。典试山西，与分考者约，互相简阅，期于必得。五年四月，受命册封衡府。七年九月，为左通政。时人杨光先疏请设练总，加派以充练饷。寅亮以民困苦，驳疏不上。至九年七月，病归。光先复上前疏，寅亮因此被逮下狱。十二年，始获释。

崇祯十七年三月，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被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五月，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拥立福王继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九月，弘光朝起寅亮为太常寺卿。十二月，寅亮朝见。弘光元年(1645，清顺治二年)正月，转大理寺卿。寅亮上疏指斥朝廷内外贪贿成风，要求惩贪奖廉。但弘光政权由权奸马士英等把持，内部纷争严重，政以贿成，寅亮之疏根本不能落实。转户部侍郎。五月，清军攻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

寅亮赴福建，继续参加抗清斗争。七月，唐王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寅亮任工部侍郎。隆武二年(1646，清顺治三年)四

月,疏言务去饰治繁文,必收近取实局。唐王目为老成格言,书铭座右。后晋升尚书。八月,因大将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随之灭亡。寅亮忧愤成疾,绝食而卒,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其妾胡氏扶柩归西湖,后葬三台山。

寅亮著述较多,据其门人张右民称,有《四书湖南讲》行于世,《易系辞讲》、《治安策》、《仕学录》、《造适集》、《莞尔集》藏于家。民国《杭州府志》记载,还有《金陵梵刹志》、《诸子纂》、《葛司农遗集》。此外,《金陵玄观志》十三卷,亦为寅亮所撰。

二

葛寅亮虽以儒学安身立命,却也信奉佛教。

他与僧人往来,为佛寺撰书匾额、碑记,向佛寺施舍田地,甚至舍宅为佛寺。他曾为杭州六通律寺山门题“法地重开”额、净明院题寺额,为《崇祯十五年云栖寺免差役碑》篆额。他的有关佛教、佛寺的撰著,除《金陵梵刹志》外,还有《永明塔院田记》、《重修普光院记》、《海宁放生池记》、《礼[黄山]莲花峰三禅院记》等。江西僧广聪筑弥陀庵于掷笔峰下,潜修不出,寅亮为易庵名为火莲院。杭州南屏山净慈寺建永明塔院,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寅亮置到柴山五段,共十一亩七分,施舍于塔院。名僧株宏演圆觉于净慈寺,寅亮等与会。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寅亮又买到邵秀荡六分七厘有奇,扩展该寺放生池,为株宏八十寿庆。万历四十八年,为母报恩,他甚至舍宅建寺,名普度亲庵。

寅亮任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时,南京佛寺中制度涣散,寺田流失,佛寺萧条。寅亮信佛奉佛教,南京佛教、佛寺之事又正是其主管诸务中的一项。于是,他发心振救,着意改革。他将具备规模的佛寺按照“就近”原则,分为大、次大、中、小几种类型,以大寺统次大寺、中寺,次大寺、中寺统小寺,实行严格统属管理。

他清田定租,佛寺赐田久夺于豪右者,皆悉力复之,并拘集佃户确定寺田租额。他主持订立佛寺各项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等。为了巩固和记录改革成果,他编集了《金陵梵刹志》,传于后世。

三

《金陵梵刹志》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明代南京各佛寺的历史沿革、殿堂分布、房田公产、山水古迹、名僧事迹、寺租赋税、僧规制度等,卷首二卷还收录了明太祖的佛学论文、明代诸帝有关佛教的诏敕法令等,是一部十分难得的明代佛教史著作,对明代佛教史、明代史以及南京佛教史的研究乃至今天的南京城市建设、旅游开发以及佛教界等均有重要价值。

首先,它对研究明代佛教史、明代史等有重要价值。

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金陵梵刹志》“略如志乘之体,编次颇伤芜杂”。这种批评,今天看来,是十分偏颇的。《金陵梵刹志》仿杨銍之《洛阳伽蓝记》而体裁不同,不仅述雄观,亦兼述祠政,虽然超出传统的志书体例,却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十分难得的史料。

例如,该书卷一《御制集》收录的明太祖佛学论文、诗文近八十篇,最为齐全。该书卷二《钦录集》,收录明代诸帝有关佛教的诏敕法令等。其中,洪武年间设立僧道衙门的法令、整顿佛教的《申明佛教榜册》、僧人《避趋条例》等,均为原文收录。关于洪武年间僧、道录司的设立,《明太祖实录》、《大明会典》等几乎所有的明代官私史籍,都记载为洪武十五年四月设立,并颁布相关条例。而据《钦录集》的史料得知,僧、道录司的设立,是在十四年六月提出条例方案,至次年四月除授各官,并公布十四年六月拟定的条例的。明末释幻轮编撰《释鉴稽古略续集》,即抄录该文件。《申

明佛教榜册》、《避趋条例》等,也赖该书得以保存。这些,对研究明太祖的佛教政策、研究明太祖个人极具价值。而我们知道,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是明朝佛教政策的基础,它对明代乃至清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具有决定性影响。近世以来僧人分为禅、讲、瑜伽三类,而以瑜伽僧(为人作法事的僧人)独盛的中国佛教格局,即来自于明太祖确立的佛教政策的影响。

再如,该书卷二《钦录集》收录明成祖对编辑、校勘大藏经的多次谈话,他下令焚毁道教伪经《太上实录》,声言“我敬佛,他谤佛,留了我心不喜”,活泼而生动,显示了明成祖对编校大藏经的关心和直接掌握,昭示出他对佛教的崇奉态度。成祖以“靖难”夺得帝位后,以徐皇后的名义,伪造《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二卷,藉以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造反、夺位的“合法性”。但是,当僧一如等要求将该伪经编入大藏时,明成祖却表示:“荒唐之言,不要入。”看来,明成祖也明白,假的终究不能当真,伪经不能收入大藏。这些史料,连《释鉴稽古略续集》都没有录入,对我们研究明成祖无疑十分珍贵。

再如,关于明代佛寺经济,各种方志、寺院志乃至四部文献中很少记载,而《金陵梵刹志》则在记载南京一百八十余所佛寺时,详列各寺土地数量、寺田经营、房产商业等,并附录有数篇寺田租税的判决文书,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明代佛寺经济的史料,其价值不言而喻。

再如,《金陵梵刹志》记载了葛寅亮等人订立的佛寺内部的一些管理制度,包括僧官的迁补、住持的选任等寺政管理制度,公产、公田、公费等佛寺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寺学等佛寺教育管理制度,使南京佛寺在当时成为管理制度健全的样板。这些史料,也为它书所无,它对于我们研究明代佛教、明代历史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

其次,它对研究南京佛教史具有重要价值。

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教,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千古名篇《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兹,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七百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记载南京佛教、佛寺的撰著,在明朝以前,主要有唐释清澈著《金陵寺塔记》三十六卷,唐释灵偈著《摄山栖霞寺记》一卷。但是,二书问世后不久皆亡佚,“第名载于史志耳”,遂使四百八十四之盛,考征无据。葛寅亮则通过广征博考,搜罗经史子集四部之文,考订当时各寺以及一些历史上有影响而当时已经废毁的佛寺的历史变迁、典故、名僧、艺文,为后人了解、研究明代以前南京佛教、佛寺提供了便利。其后,清人刘世珩撰《南朝寺考》,即经常引用《金陵梵刹志》。

《金陵梵刹志》记载登录明代南京各寺的位置、殿堂、基址四至、公产乃至各种条例,多来自于实地调查、各寺报告,主要是第一手资料。其对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南京佛寺方方面面的记载,更为真实可信,其价值自然更高。后人论述、提及明代南京佛教和佛寺,舍该书而无能为也。

第三,《金陵梵刹志》明确记载明代南京各寺寺址四至,尽列各寺之雄观胜景,也对今天的南京城市建设、旅游开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富于现实意义。最显著的事例,就是大报恩寺琉璃塔。该塔规模雄丽,得未曾有,开创了中国琉璃塔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建筑琉璃艺术的最高成就。永乐时,海外使臣“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被称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至十八世纪,西方人游南京,仍称之为“南

京之表征”。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该塔毁于兵火。不过,其雄观伟姿却在《金陵梵刹志》中得以寻觅。该书卷二详细列出大报恩寺琉璃塔的丈尺高度等数据,卷三十一则收录了明人陈沂的《琉璃塔记》、王世贞的《游报恩寺塔记略》、《报恩寺塔歌》等文人墨客的吟咏之作,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据《新华网》2001年9月30日报道,南京规划、旅游等部门及有关专家经过论证,达成了在原址复建该塔的共识,“复建宝塔不但尺寸、形状等照旧,还将采用原来工艺方法,确保五彩琉璃塔原汁原味”。至2007年5月9日,据《南京晨报》报道,南京市决定启动重建工程,将投资10亿元,用三年左右时间,重建琉璃塔、大报恩寺等,“再现昔日恢宏壮丽的辉煌”。复建大报恩寺琉璃塔的依据,即主要是《金陵梵刹志》的相关记载。我们相信,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复建,必将对南京城市建设、旅游开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对于南京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界,《金陵梵刹志》的相关记载,如其中的各种管理制度等,也不无借鉴意义。

四

万历年间,葛寅亮任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时,编撰《金陵梵刹志》。万历三十五年正月,该书“发南京僧录司刊”。不久,他“适请告去”。天启年间,寅亮复来,任南京尚宝司卿,为《金陵梵刹志》补序而复刊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镇江金山江天寺僧人惟光以所藏天启补刻本,配补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又取明代集部钞补校勘,在上海影印出版。现在常见的有1980年台湾明文书局出版的“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1996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中国佛寺志丛刊”本,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本等,皆据民国校勘本影印。

《金陵梵刹志》的卷数,记载歧异较大。或说为四十余卷。《客座赘语》记载“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余卷,一时大小寺院亡不详载”。或说为五十卷。清·钱曾的《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记载“《金陵梵刹志》五十卷,八本”。或说为五十二卷。明·祁承燦的《澹生堂藏书目》记载“《金陵梵刹志》五十二卷,十四册”。《明史》记载“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五十二卷”。此外,清·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以及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杭州府志》也均作“五十二卷”。而《四库全书总目》、清·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记》;清·丁仁的《八千卷楼书目》、清·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清·嵇璜的《续文献通考》著录该书,均作五十三卷。现在能见到的,为五十三卷,估计五十卷、五十二卷皆为残本,而所谓“四十余卷”则为大概说法。

由于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迄今尚无点校本,颇不利于流传和利用。2006年6月,笔者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张献忠主任所促动,藉该社向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提出点校计划,随即获得立项出版简体横排点校本资助。

《金陵梵刹志》万历初刻本已不易见,天津图书馆藏有《金陵梵刹志》天启补刻本(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为抄配)。与民国校勘本对校,天启补刻本还有诸多不完善处:(1)卷首葛寅亮《序》后缺“葛寅亮印”、“庚子解元辛丑进士”印两方;(2)《目录》后缺“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钱塘葛寅亮编辑,……管板僧银二分,共银二钱二分五厘”等文字;(3)卷三十三弘觉寺插图被错置于卷三十二能仁寺插图后、能仁寺介绍前,而非卷三十三弘觉寺介绍前;(4)卷五十三《各寺公产条例》末缺懋德庵公产(田地山塘)数目登载;(5)书末缺时人郑三俊《后序》。因此,笔者点校《金陵梵刹志》,依据的主要是民国校勘本。

由于《金陵梵刹志》收录的主要是前人及当时人的相关诗文、记载等,这些诗文、记载等又主要出自诸种高僧传、《五灯会元》、

《景德传灯录》等佛教类著述以及前人文集等,所以我们利用数字化手段,从“大正新修大藏经”、十七种佛学词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所收录的典籍进行全文检索,逐字逐句对该书加以校勘,同一篇诗文、同一条目记载甚至有用三四种文献加以比对者。对于一些已经校勘而出版,或影印出版的相关古籍、佛寺志等,我们也尽量搜罗,与《金陵梵刹志》对校。在点校过程中,还参考了我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金陵梵刹志》收录的绝大部分诗文、记载条目,都经过了校勘考订。

《金陵梵刹志》收录诗文,题目大多经过改动,或缩略而存其真,或错讹而去其实。此次点校,对前者一般不做径改,而只是在校注中列出其全名;对后者则稍加校改,好在这一类错讹不太多。各篇诗文、记载条目的内容,葛寅亮编撰时也多有缩略删改,笔者对重要遗漏者加以增补,错讹者加以改正,并作校记附于文下。增补、改正者置于[]内,删省者置于()内,原文的补充说明文字则置于〔〕内。书中原附灵谷寺等十寺插图,二十幅(每寺左景、右景各一幅),被认为是“寺志插图的典范”。民国校勘本加以缩印,但图文均不甚清晰。这次承蒙南开大学文学院孟昭连教授对天启补刻本中寺图加以拍摄,白金柱老师又热情地对寺图照片进行耐心、细致地电子化拼接、修复,终于制成十寺较为精美的寺图各一整幅,分别冠于各卷之首,诸寺殿堂、雄观始得一览无遗。另外,民国时刊印《金陵梵刹志》,释惟光撰有题识附后,详述该书当时校勘、出版情况,亦为今日各本所收,我们将其列入附录一。附录二提供《金陵梵刹志》提要四则,附录三提供葛寅亮传记七则,以便读者了解清代以来学者对该书的介绍和评价,以及葛寅亮的生平大致。附录四提供“明代南京八大寺位置示意图”,也希望能够方便读者阅读和利用该书。

在点校中,我们还得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教授、王薇

教授、辽宁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张献忠主任的热情帮助。责任编辑赵艺老师对待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在此,谨对以上诸位一并表示感谢。

河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姚顺玉老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吴兆丰同学分别承担了前期的文字录入和前后各十卷的初步点校。毋庸讳言,由于学力不足和时间紧缺,校点中疏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何孝荣

2007年5月于南开大学

金陵梵刹志序

金陵为王者都会，名胜甲寓内，而梵宫最盛。盖始自吴赤乌间，迄于六朝梁、陈，所称四百八十寺者此矣。我高皇帝宅中定鼎，兵燹之余，随为创复。名蓝森列，灿然重辉。其宸翰之昭宣，规画之颁布，凡以振法乘而护学人者，犁然具举也。予承乏祠曹，讨求故实，而矻矻于去籍之艰，乃广稽博考。御制之畀僧与法者，散于全录，恭绎而辑之。《钦录集》则各大寺藏本在焉。更搜之荒碑故牒中，得其梗概。为厘飭僧规，清复赐租，修葺禅宇。而复虑载籍无存，无以征信将来，乃为作《梵刹志》，奉《御制》、《钦录》二集畀之简前，遵王章也；其次以三大寺为纲，而大、中丽于最大，小丽于中，棋布星罗，联络不涣。诸寺之内，若殿楹，若贍产，若山川，若古迹、人物，若名贤韵士之撰记、题咏，悉据摭而胪列之；至大藏之镌，副墨贮于报恩，琅函布于寰宇，标举其目，见端知委，是藏目不可无入也；而一、二寺规之条列，则附之简末，为卷共五十有三焉。

予惟高皇帝开天，神圣经制，复只千古，乃于瞿昙之教，每云阴翊王度，云暗理王纲，崇奖有加，莫之废堕，是

岂漫无所见而然哉？前代之崇释者多矣，或未免趋于小果，孰有如圣祖之事理双圆，冥契圣谛，见于阐法谕僧云者？后之载笔者，莫能仰窥万一。天禄石渠之简，閤其无征，致问礼之家寝如充耳。斯志之作，聊以备国乘之外史，王制之别传，俾夫三教同源，统一圣真之大经制，不致湮沦无考焉尔。

予辑志甫成，适请告去。阅二十年，复以尚玺至，乃作序弁首，因缘良不偶也。玄观亦为作志，板存朝天宫，并附及之。

天启七年孟夏日，南京尚宝司卿前福建提学参议湖广提学副使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钱塘葛寅亮撰。

凡 例

《金陵梵刹志》凡[例]十九则：

一、志昉杨銍之《洛阳(寺)[伽蓝]记》，而体裁不同。盖昔止述雄观，今兼飭祠政，撰志之意业有殊者。若资博考镜，亦窃附云。

一、六朝佛寺多至四百八十，名沉迹灭，靡得而传，无志故也。国朝定都，招提重建，或沿故基易其名，或仍旧额更其处，加以修复增置，共得大寺三、次大寺五、中寺三十(二)[八]、小寺一百(二)[三]十^①，其最小不入志者百余。京城内外，星散绮错，有道里迢递，有山林辽僻，人迹或未涉，方域或未辨，郡邑史又所忽略。灵谷、栖霞、牛首、花岩寺各一乘，原非备观，故辑斯志。

一、三大寺俱僧录分摄，如灵谷寺统中寺若干，中寺领小寺若干，故篇首总冠以灵谷，其中分条析理，绝无溷淆。先以大寺总为一卷，次以次大寺为一卷，中寺无论繁多，即篇目寥寂，亦寺各为一卷，以便稽览。余二大寺仿此。

一、畿内外俱以五城画疆而治，故寺坐落即注某城某门，去所统某寺若干里。惟城内止书某城及所统何地、何刹。

^① 按，“中寺三十二、小寺一百二十”，不准确。实际上，《金陵梵刹志》登载介绍中寺计三十八所，小寺计一百三十所，加上三大寺、五次大寺，共登载介绍佛寺一百七十六所。参阅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何孝荣：《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

一、世有代兴，寺随时徙，沿革何常，称名无定。今考元〔至大〕《金陵新志》及应天、上元、江宁三志，地与寺合，年与代符，不相枘凿者，方始入志。精求征信，以备古今兴废之林。

一、崇复闾丽，必数名蓝。荒简卑狭，自居小刹。故殿堂基址规摹，具见增损盈缺，亦复可稽，因首列之。

一、大寺、次大寺田地洲场，皆出钦赐；中、小寺则有常住，有施舍，总名公产。括寺实征，籍其总数于公产之下。僧不得售，人不得市，庶有常食云。其大寺租额、公费，另详别帙。

一、三大寺、五次大寺禅堂，增新饰旧，俱如重创。大寺惟灵谷租饶，得兼设律堂。能仁独缺，亦不一例。中、小寺大率缺陷。赐租既无，檀施多匮，即有一团蕉地，何以饬众？规制宏隘，未可同日。

一、金陵佳丽，半属江山，如钟阜、栖霞、清凉、雨花、鸡鸣、凤台、燕矶、牛首而外，何可殚列？是惟花官兰若，标奇占胜，因志山水。其间峰岩泉石，即著昔今湮者，亦或谢屐郗骞曾驻其下，故复不遗。

一、阿闍浮图，当时插汉，荒基遗像，此日眠云。如是之属，古迹斯在。又若开善之閼园陵，空存载籍；定林之仍扁额，已换林泉。胜实无归，名缘附寄，亦不欲掩千古灵奇，托之遐览云尔。

一、江左玄风相扇，清言争爽，付钵开宗，间堪大德登坛竖义，非乏名僧，故列人物。其有当时位望，屈席抡锋，到处参游，停车挥麈，名士芳躅，因附栖讲之下。

一、寺碑僧志，遗自先朝，已为一裔。搜其断简，实类寸金。至于当代撰著，自匪名家，难称完璧。绌衮有限，未便兼收。披简以还，亦为残馥。剜缀之诮，总无恤焉。

一、名人纪游诸篇，品题江山，点缀台殿，想其履处，可当卧游。因取增藻志林，标奇撰杖，惟涉汗漫，稍置剪裁。

一、前代帝王卿相、名流高士，与法师往复尺一，无虑累楮。